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相業前兩篇詳之矣惟記多稱周公制禮而春秋傳亦嘗及之必非無故而妄言者但經未有明文而傳亦不多見兩漢傳經之儒遇有古書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輒目之爲周公所作往往互相

乖剌遂致聖人之制淆亂而不可稽而釋經亦多
失其旨學者惑焉而莫適從也故今復條之以此
篇考而辨之

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詳其語意蓋卽周公制
禮事也周公制禮皆監前代而損益之是以有所不
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錄○先君周公制周禮左傳文公十八年

附論○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

古禮經十七篇今謂之儀禮世皆以爲周公所作余按此書周詳細密讀之猶足以見三代之遺識其名物之制以考經傳之文大有益於學者不可廢之書也然遂以爲周初之禮周公所作之書則非也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然則聖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制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節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馳蓋即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禮牲牢籩豆之屬多而無用費而無當度其禮每歲不下十餘舉竭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至於上士之祿僅倍中士中士僅倍下士下士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禮

執事之人實繁有徒陳設之物粲然畢具又豈分畢祿薄者所能給乎此必春秋以降諸侯吞併之餘地廣國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祿亦厚是以如此其備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俟拜畢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齊桓爲諸侯盟主權過於天子然猶如是則尋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

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是古禮君自行君之謙臣自循臣之節辭者自辭拜者自拜不因其辭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晉文乃鄰國之公子旦夕爲晉君與秦穆同列然猶如是則本國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禮經臣初拜於堂下君辭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謂拜上矣齊桓晉文所不敢出而此書乃如是然則其爲春秋以降沿襲之禮

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誤信儀禮爲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謂禮必待君辭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辭而拜於上故謂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辭而拜於上與辭而後成拜於上均之爲拜上也豈得謂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禮也朱子則曰拜上禮也吾寧從孔子而悖朱子不敢從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聖人之所尤重

者也吳楚之僭王也春秋書之曰子愼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王之下不得復有王郎公之下不得復有公明矣今禮經諸侯之臣有所謂諸公者此何以稱爲說經者無可置詞乃以大國之孤當之大國之孤僅見於周官經傳未嘗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誰爲之孤者郎使大國果有孤既名爲孤矣亦不當復稱爲公而孤止一人亦不當稱之爲諸公也或又以爲寄公然寄公偶有

一人然耳何緣得有諸公而青公於國君爲賓亦不應從臣禮也蓋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齊有棠公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稱公之始也其後晉韓趙魏氏滅知伯亦僭稱諸侯而仍朝事晉君竹書紀年所謂桓公邑哀侯于鄭鄭哀侯來朝者是也而魯三桓亦僭稱公孟子所謂費惠公史記年表所謂三桓勝魯如小侯者是也竊疑宋衛諸邦亦當類是但春秋戰國閒百數十年載籍不存

無可考耳然則此書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所謂
諸公即晉三家魯三桓之屬周公時固無此制也覲
禮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禮也聘禮諸侯使大夫
聘於諸侯禮之小焉者耳覲禮之詳雖百聘禮不爲
過而今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此何故哉此無他
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諸侯莫朝覲禮久失其傳矣但
學士大夫聞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記之若聘禮
乃當世所通行是以極其詳備然則此書之作當在

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爲豈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詳輕重之顛倒如是乎蓋凡傳記所稱周公制禮云者亦止制其大綱而已古者風尚簡質周初雖視夏商爲文然較之春秋時已有野人之目而聖人創制顯庸以範圍天下欲其欣然樂就亦必不過爲繁賾難知之事故傳曰簡則易從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況此十七篇中多係士禮推而上之爲大夫爲諸侯爲天子位益尊則其

禮名益衆而其禮文亦益繁度不下數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爲簡策重墜難舉數百篇者非十餘車不能勝天下之人何由盡得之盡知之而盡遵守之乎唐之開元宋之開寶非不詳矣然止存諸秘府以美觀聽耳學士大夫猶多目不經見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盖春秋之書法即周禮之大綱正名定分尊尊親親其大較也故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周公

之禮固不在於繁文縟節而在於大綱大紀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畧至於潤澤則亦各隨其國之俗而自東遷以後世變風移亦頗有所更改故鄭世子忽取於陳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謂不夫婦誣其祖矣今昏禮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則鄭人昏禮先配後祖陳人昏禮先祖後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禮須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卽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爲譏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喪服篇爲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誰知之蓋古者父母妻長子其體略同又皆主人自主喪妻之子爲母三年長子之子爲父三年故主喪者亦三年其後蓋以婦人之故不欲以大喪行之故減而爲期其子亦降爲期故喪服篇父在爲母期爲是故也說者拘於此篇爲周公所制乃曲爲之說謂天子絕期

故改而爲三年夫位尊則服降尊尊也重正統也今以絕期之故反改期爲三年以尊故而加服豈不倒行逆施矣乎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士喪禮之文昉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蓋自周衰禮樂散佚聖賢採列國之文獻參互考訂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既有之禮亦宜然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卽孔子之所書司馬氏
之史記褚先生補之後漢人續之矣劉向之列女傳
後漢人續之矣許愼之說文徐鉉更定之矣況於秦
火以前安能必其爲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爲孔子
之書況欲篤信其爲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
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
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
是而已儒者必欲執爲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

禮之斷不可復行於後世而是今莽古者援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載於周公之篇而附論之如此

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猶以爲祕未以爲經也迄東漢末鄭康成註之名曰周禮與禮經戴記並行於是世之學者咸以周官爲經且以爲周公所作雖有宋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爲周公所作周一代

之制則非也九州之內約方三千餘里外盡四海不過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今周官封國之制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計為方萬里四海之內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汧陽東際海西踰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餘里經傳

之文較然可徵周官之誣亦已明矣國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別也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豈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併之餘宋魯猶不過二三百里鄭許猶不過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

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魯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則曹邾滕薛皆在境內何容復有此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過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里之

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出爲之解謂戰國時宅雖毛亦有里布民雖有職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謂無夫里之布者謂宅毛及民有職事者耳非謂一概無之也夫不毛無職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無夫里之布乎孟子謂無夫里之布而儒者謂有夫里之布

吾未見其可信也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爲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書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記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

天地亦不當同日而郊況如此鉅典祀禮者尤不應
竟無一人知之也春秋中書郊者凡九皆但書郊未
有書南北郊者果有兩郊不應混而同之則其說之
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
覲故書曰羣后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曰公朝於
王所覲猶見也故書曰乃日覲四岳羣牧詩曰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春秋傳曰王覲爲可又曰受策以出
出入三覲朝之外別無所謂覲也遇者不期而值之

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遇也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朝卽朝廷之朝宗卽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葬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于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爲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經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蓋撰此書者亦當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寔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

尤爲乖謬葢景但有長短之殊並無朝夕之異今東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晝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歷法不遊四方者之所爲寧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經傳之儒或反信之其亦異矣至於史記所稱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書中周官篇而言書序所謂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

者與此書無涉也嗟夫自周官一書出漢人據之以釋經其有不合則穿鑿附會以致離經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據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復據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啓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雖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濟其私然不可謂非周官之有以啓之也可不爲世之大戒與乃儒者猶奉此以爲周公之書而反疑諸經孟子之誤亦可謂倒行而逆施矣間有不信此書者無識之徒必力

排而痛詆之以故相視而莫敢議遂使三代之經制爲後人所雜亂良可歎也或以爲劉歆所僞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書則明甚也余故詳爲之辨而

周公之篇不載作周官之事

周頌三十一篇說詩者以爲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鳴以下諸篇說者亦以爲周公作余按周頌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詩中明舉二王之謚則非成王

時詩明甚由是言之周頌或有周公所作必不盡周公所作也季札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當周公時固不可謂之衰說者曲爲之解訓衰爲小謂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縗也由盛而漸降焉之謂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求大盛亦不得謂之衰況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謂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據左傳已爲召穆公作出車乃小雅第八篇據漢書已爲宣王時詩然則

小雅之爲周衰時詩顯然無可疑者不得以爲周公之所作也蓋聖人所以爲聖人者非必事事皆躬爲之亦非必事事皆勝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爲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頌皆自己作而後足見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頌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惡則惡皆歸之有善則善亦皆歸之顧作詩之時世不符讀者必致失其本意穿鑿附會而詩之

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載作雅頌事周頌不皆周公所作說詳見後成康之際篇中鹿鳴以下諸篇非周公作說詳見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一篇世多以為周公所作鄭康成云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歷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漢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語林云月令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以為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記取於呂紀明矣則又以

成爲非是余按逸周書本後人所僞撰所言武王之事皆與經傳刺謬其非周初史官所記顯然然則周月時訓兩篇或即采之呂氏春秋或與呂紀同采之於一書均未可知烏得以逸周書有之遂斷以爲周公之書也哉況月令所言多陰陽家說所載政事雖有一二可取然所係之月亦未見有不可移易者蓋撰書者雜采傳記所載政事而分屬之於十二月是以純雜不均邪正互見豈惟非周公之書亦斷非

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較著者周公上距堯世止千二百餘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虛中上距堯典之仲春星鳥仲秋星虛已若一月周公下至西漢之末千餘年至劉宋又數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下至三統歷正月中日猶在室十四度至元嘉歷正月中日猶在室一度才差十餘度耳雖測驗或有疎密然不至大相逕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大遠下逮漢宋之世何

太近其爲戰國時人所撰亳無疑義不知前人論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爲周公之書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載作月令之事

世或以爾雅爲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釋詁一篇餘皆非也余按釋詁等篇乃解釋經傳之文義經傳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預知之而預釋之乎至於他篇所記制度名物之屬往往有與經傳異者其非周公所作尤爲明著大抵秦漢間書多所

援古聖人以爲重或明假其名若素問靈樞之屬或傳之者謬相辨牽若本草爾雅之類皆不可信故今不載

附錄○公薨成王葬于畢 書序

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云周公老于豐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傳之說

蓋即本之書序而語殊淺陋無倫理周公為成王臣天下誰不知者何待辨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待辨其謚也史記魯世家與大傳畧同蓋即采大傳之文而少更定之惟書序之言較無大謬然序之失經意者亦多而亳姑之篇已亡無由決其是非故今刪而存之而大傳世家之文概不錄

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親迎周公一事史記載於周公卒後今按尚書金縢篇在作鴟鴞後伐武庚前惟顧

師古引尚書大傳文以此爲成王將葬周公於成周時事然則史記蓋因傳而誤也夫以爲在周公卒後則所謂親迎者迎何人乎所謂出郊者欲何爲乎史記不能解說遂以郊爲郊祀之郊而謂魯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誤而再誤矣此事幸金縢之篇猶存故人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爲信然者然則史記中以所采之書已亡無所考證而人莫由知其誤者可勝道哉吾願世之讀史記者聞一知二舉

一反三勿執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實也

文武周公通考

經傳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爲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與周公相爲者不可强斷而分係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詩周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書西伯戡黎

尚書大傳言西伯伐戡同耆紂囚之牖里史記周本紀稱文王伐崇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懼以告紂則

是所謂耆者即商書之黎而以戡黎爲文王事也蔡氏書傳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金氏通鑑前編云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綱目前編因之遂係之於武王觀兵之日

余按黎近殷土則以爲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稱王則武王自當仍稱西伯但傳記皆無明文亦未敢

決爲武王之事至綱目前編以此事爲即史記之觀

兵於孟津則亦未合何者黎在東山孟津在南河戡

黎不必由孟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東北數

百餘里亦不得謂至孟津而還師也戡黎觀兵當是

兩事恐不容合以爲一也故今統載之於文武篇中

寧闕其所不知不敢誤也

附錄○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騧（論語微子篇）

或以八士爲南宮氏伯适爲南宮括其說近是然經
傳未有明文故附錄於此

附論○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論語子
張篇

自漢以來學者多稱文王而毀武王其意以爲文與
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觀聖門論列則多以文武並
稱未有岐而視之者然則是文武無二道也惟孟子

書多稱文王盖武王之道卽文王之道言文則足以兼武猶言伯夷而不及叔齊也故文王之與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無異同故今於通考錄此章以見學者於古聖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孟子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孟子

按伐紂爲武王時事伐奄爲成王時事經傳皆有明

文而此數語未有確據無由決其時世竊意滅國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時之事疑此數語皆兼武成兩世言之故並錄於此

附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易繫辭下傳

附論○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

近世說周易者皆以彖詞爲文王作爻詞爲周公作朱子本義亦然余按傳前章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初未言中古爲何時而憂患爲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時然未嘗言爲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爲疑詞而不敢決則是作傳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決言其時世況能決知其爲何人之書乎至司馬氏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爲文王羑里所演是

以周本紀云西伯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紀所云益八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為文王所重及班氏作漢書復因史記之言遂斷以詞為文王之所繫是以藝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謂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象爻之詞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稱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稱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應預

知而貢言之史漢之說不復可通於是馬融陸績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詞謂爲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鄭康成王弼復以卦爲包羲神農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獨以彖詞屬之文王而分爻詞屬之周公而由是言之謂文王作彖詞周公作爻詞者乃漢以後儒者因史記漢志之文而展轉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徵者也夫以卦爲羲農所重雖無確據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繫易則傳記從未有言及之者惟

春秋傳有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語然此自謂易象非謂易詞也晉文公之謀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則是易詞晉固有之不待至魯而後見且即使起所見者果易之詞而卦爻之詞果文王與周公所分係則於文當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漢以後司馬班氏最爲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稱周公乃至易緯乾鑿度通卦驗等書最善附會者亦但稱

羲文孔三聖人而無一言及於周公烏得分卦爻之詞而屬之兩人也且繫詞傳文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又云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文朱子分爲兩章古本合爲一章前呼後應詞意甚明所謂其辭危者正指諸爻之詞而言若果詞內有文王以後

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漢誤稱之不得獨摘彖詞屬之文王而別以爻詞屬之周公也乃朱子本義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詳其展轉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繫此周公所繫若傳記確有明文可據傳經以來即如是說者無乃非闕疑之義而使後之學者靡所考証乎故今但錄易春秋傳原文以存疑義而不敢據漢儒展轉猜度之說遂直斷何者爲何人所作仍畧記其爲說之因庶使學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蹟附考

經傳所記周公之事不當入於成王篇中及無從

辨其先後者統載於此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書洛誥

按明堂位韓詩外傳皆以七年爲周公踐阼之年僞

傳從之前篇已辨之矣蔡傳以爲周公在洛之年其

說較正然竊疑此文似當自成王親迎周公之日數

之乃於事理爲近特不當有攝政踐阼之事耳但經

傳皆無明文未敢臆斷今統載於篇後以存缺疑之義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傳隱公五年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按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春秋傳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則是所主者朝覲會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當二相共理之若叚

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惟[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者在成[illegible]分

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緣此遂有謂二公分陝在武王

世者按史記燕世家此文載於成王之世蓋武王時

太公爲師位在召公之右似不應以周召分陝而[illegible]

樂亦成王時所作則分陝固不必定指武王時[illegible]

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illegible]

此文似史記爲得之今從之

說文陝字註云宏農陝也以故說者皆以此陝爲今

陝州按陝州之名陝古無所考既非都會之地又無長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鴻溝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將何取焉且自陝州以東青兗徐揚四州及冀豫荊三州地十之八九陝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荊三州地十之一二唐狄亦大不倫傳云成王定鼎於郟鄏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是洛亦稱郟也洛邑天下之中嘗於此分東西爲均陝郟字形相似或傳寫者之誤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別有地

合陝并宏農之陝亦未可知也

附錄○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論語微子篇

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

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無踐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稱師事友見握髮吐哺亦無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進賢使能鄉有舉里有選有一賢人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賢才也凡賢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見之而禮之乎古者士敦節義咸自重而輕功名不爲臣則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春秋以後猶

然況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賢士誰肯自枉以見周公者而煩周公之吐哺握髮乎戰國之世卿大夫多世祿不則其姻族嬖倖之人賢才伏處而無由進由是爲士者不恥干謁以求榮顯是以有孟嘗信陵之屬以好士聞彼蓋見當時之風氣如是而因億料周公大聖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爲是說耳而豈知其不然也哉此說本之荀子其詞與此少異而尚書大傳史記說苑皆有之殊失聖人之眞故今不錄而爲

之辨

尚書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三子往觀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晉晉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

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頗厳之俗容有不知敬其親者若文王周公世濟其聖其家庭之間禮法之美伯禽必有習而安焉者何待見橋梓而後知哉且聖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咎之何珁焉使伯禽終不悟不徒傷其恩乎卽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爲省且易也此說至爲淺陋而學者多貪用此典遂致傳布而信爲眞故今辨之

戴記祭統篇云周公旣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

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余按天子諸侯名器之異所以辨等威别上下定民志耳非以得之則爲優不得則爲絀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曰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

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問孝孔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無識者以僭為榮稍有識者方且以僭為恥成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禮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以降僭禮者多矣管仲之塞門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徹此又誰實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為是想當然之說以曲護其失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譏之伯州犁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其事與此正同安得據戴記無稽之言遂定爲古人罪案也不然賜祭一事耳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槩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終